

題目：轉瞬成風

平淡地度過了二十一個不同曇天下的黃梅時節，五月的長風吹起，等待著七月流火的降臨。驚蟄後的那些記憶都被翻亂，深深淺淺，高昂低迴，輕跳重落。每到黃雨時節，傾斜的雨總是說著傾斜的話。每一漟水都空彈千音，每一處山坳都有你的光影。雲翳之下，撐一把油紙傘，傘骨是翠綠的竹，握柄是未上過漆的檀。一座湖上石橋太遠，便隨意晃蕩，隨著尚未滂沱的細雨。

斜雨時停時落，我喝了口保溫瓶裏清晨泡好的茶。茶水蒼然，從瓶口向下望是既深且寬；舒展開的葉片如一艘小舟，浮浮沉沉，無意識地擺渡於圓形的小千世界。坐在尚未打溼的木製長椅上，吃著海苔為底的柴魚飯糰，啃蝕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詩句。眼前的波斯菊花田成了這些歲月的浮水印，凋謝成我們青春末梢的堆肥。雨勢漸漸停了下來，陽光從樹梢間透射而下，懶灰色的雲擠向了東側的邊界，暗朱色的火車在數十哩外無聲奔騰而過，隨著一聲蟬鳴驟起，七色共染的畫面已悄然暈開。

那些年，我們常在晴光挺然的日子裏坐在樹下的三人木椅，扶手處已被人們摸得光滑。天上的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眼前的那片波斯菊海仍舊如三零年代的黑白照片般無聲地搖曳，有時會有一台偉士牌的檔車騎過，鏈條驅動著行將磨平的輪胎，伴隨著三兩聲不知是防衛性的吠叫還是慣性而慵懶的回應，隨後又是一片沒有皺摺的沉默。我們繼續喝著我們的茶，說著那些離我們非常遙遠而荒謬的事物，談著一種無有定論的為何而立身；有時也說著切身的瑣事，一些本該被忽略的生活。

樹根向四面潛行，沒有太多的落葉，對面花田的中央擺著一架巨大的風車，風起時，世界也跟著它旋轉；稻草人的頭上總是站著幾隻麻雀，叨著剛剛撿拾來的稻穀。有時你會在吃完糕點後坐在我身旁打盹，而我看著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或羅貫中的《三國》，但有時候我卻並不非常專意於書上的文字，而是那難以封存的氛圍。隨後，一片雲影盪了過來，伴著過於巨大的流光。

我們有時會散步到附近的包子店，買兩顆剛出籠的肉包，裏頭的餡汁常常燙到你的舌頭，但我們仍舊都會買兩顆來解饞，有時我們也會買杯冰鎮的烏梅汁來暫離過熱的初夏。蒸籠的蒸氣隨著縫隙噴薄而出，氤氳成野店小村裏最繁華的景緻。隔壁的三合院有幾個小孩玩著離我們記憶遙遠的捉迷藏，院子的中央曬著剛收成的穀物，還有一些曬得乾黃的稻草。渠道的水清晰見底，有時我們會把幾塊石頭擋在中央，阻擋水流的行進，但下次再來時石塊總是不見蹤跡。

這裡有時會有飛機飛過，在一萬八千哩的高空上，無聲地拖著一條長長的白色尾巴。在這麼巨大的空間裏，我們總是不容易察覺到改變，撐開食指和無名指的距離在飛行路徑上，十公分已是數十公里的等距。我們循著阡陌的小徑走回公車站牌旁的椅子，下午五點開始是公車可能駛過的時間，也許要等十分鐘，也許還要再一個多小時。廣袤的蒼穹開始褪色，一點一滴地、全面地，從湛藍的畫布褪成泛黃的宣紙，再染成赭紅的地墊，最後慢慢黯淡，黯淡成只剩月暈和繁星的天地。

公車緩緩停下，排氣管發出老態龍鍾的喘氣聲，車門在開闔時會發出一點摩擦的聲音。車上沒有冷氣，窗戶大部分都已打開。燈光是不太亮的舊式燈管，彷彿宣示著這是最後一次的值勤，收音機播放著訊號混雜的廣播，究竟是哪一個世代的歌，車上的旅客早已無心分辨。涼風從窗口竄了進來，帶著剛進入夏天的氣息。我們討論著等等要回鎮上去吃碗味噌豚骨拉麵或是一碗三十五塊卻有八顆餛飩的餛飩麵。也許回家時還可以再買杯桂圓紅棗湯，當然，不加豆類。

不知過了多久，雨又下了起來。吃完了早上在市集買的飯糰，又喝了點茶。我轉上瓶蓋，把海藍色瓶身的保溫瓶收入米色的布袋內，撐起那把翠骨的油紙傘，起身再走一段，反正公車沒那麼準時，時間也還沒到。這裡的小徑僅剩一些鮮少人行走的尚未鋪上柏油，一些石塊與塵土延伸而去，兩旁有幾間廢棄的農舍和一叢一叢的竹林，盡頭連接的是通往隔壁鄉的縣道，空氣在此之後都已換了一種味道，剛硬的氣息與各色招牌的意象如不可擋的巨石般，滾滾而來。

帆布鞋上沾了些泥濘的土，牛仔褲的褲腳也已經被踩破了一些，襯衫的衣領處也洗得發白。這條小路聽說再過一陣子也要鋪上柏油，雨天時應以不會太難走，機車、腳踏車騎過時也不會再塵埃飛揚。一旁渠道的水流在這黃梅時節也是川流不息，當然也不再有堆疊的石塊，一旁的農田似乎都處於休耕時期，青幼的雜草發得整片皆是，農事這種東西在這裡似乎已漸漸退化成字典裡的一個名詞。

遠遠看到那家包子店的招牌已經收了起來。走近一看，木製蒸籠和鐵製的器具都已不見蹤跡，不知道是因為大雨將至，還是老闆有事外出，而紅磚頭砌成的灶依然佇立在那。五十公尺一盞的街燈，仍然裝著老式的燈管尚未翻新。旁邊的三合院依舊，屋瓦層層疊疊。前庭的曬衣竿上已空無一物，只剩一頂斗笠和一衫蓑衣被遺忘在牆角，院中石白的出口處下方擺了一個木桶，等待著張力將盡的蒼穹宣洩。屋簷旁有一池白蓮，池中有些許鳳鱗，泛黃的天空倒印其中。西廂裏透出厚重的草藥味，一旁的鴿舍傳出此起彼落的翅膀拍動聲，東廂傳來了六零年代西部影集的槍聲。而不到一刻鐘，張狂的雨傾瀉而落，雨打空階，打在灰黑色的

屋瓦，打在空曠而無人的庭院。西廂藥草沸騰的聲音、一千八百萬畫素的鴿群追逐畫面、東廂裏西部影集的煙硝味，都在輕狂的雨聲中，悄然遠離。

太多了，太久了，太枯了，太澀了。我得放輕腳步，走最向晚的磅礴，行最深邃的墨跡。如果轉瞬即成長風，那就流瀉點滴，放映成晴。